

鄭立于文集

謝雲題



散文、小说
第三卷

郑立于 著

鄭立于文集

謝雲題



散文、小说
第三卷

郑立于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立于文集. 第三卷, 散文、小说 / 郑立于著.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178-1696-6

I. ①郑… II. ①郑… III. ①郑立于一文集②散文集
—中国—当代③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8984 号

郑立于文集

——第三卷 散文、小说

郑立于 著

责任编辑 黄静芬
封面设计 叶 斌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3.25
字 数 2725.2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696-6
总 定 价 350.00 元(共 8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散 文

壮丽名山埋忠骨	
——瞻仰刘英烈士陵园	3
马头岗散记	8
温州先贤刘公堂	10
合抱枫(散文)	13
擒 龙	17
南国踪迹	21
平阳城赋	24
“金钱会”领导人赵起的家乡钱仓	26
绿的梦	
——沿着朱自清的足迹游仙岩	27
南麂美龄居	30
党的光辉照亮了他的心	
——记浙江平阳鼓词盲艺人章锦永	32
人杰地灵	
——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故里	34
遁劫·自经·永生	
——林声松兄印象	38
深切怀念杨奔	41
春天的早晨(外一章)	45
山行随感	46
岁寒三友	47
三更暴雨	49

第三卷 散文、小说

特色薯刨	51
翻耕的启示	52
传统纸伞	53
榆垵晋代古墓发掘始末	54
凤山之麓创平中	56
新中国成立前的平阳县立中学	58
南雁荡山志考略	62
关于平中校歌	64
夜明珠	66
三登云顶岩	68
丰收散曲	73
春耕速写	74
新春新景象	76
阿金伯的新技术	77
试验田散闻	78
幼苗在祖国的怀抱里成长 ——访蒋军空军人员黄闰的女儿黄爱菊	79
二胡伴奏南雁荡	81
李士俊与报业情缘	83
温籍出版家方志勇	85
名记者鲁顺光	87
苍南赋	89
籀园,何时回家?	92
利剪破舌	94
“是我错怪了你们”	95
平阳中学移校桥墩门纪要	96
史料拾零(二则)	100
谷斯范与《萍湖边》	102
黄庆澄与《算学报》《史学报》《瓯学报》	104
郑邦琨与《当代日报》《自立晚报》	106
陈高故里考	107
英雄山村一党员	109
新桃源的好当家	112

西坑圣水	
——矾都随笔	115
楹联喜结佛缘半世纪	117

第二部分 小说集

老两口	123
打谷种	125
王大婶抗洪(小小说)	127
沸腾的田野	128

第三部分 寻真西湖

寻真西湖	133
------------	-----

第四部分 南雁荡南麂岛揽胜

序 一	145
序 二	146
南雁荡山自然概貌	147
风景旅游资源与特色	149
风景名胜	151
山堂村八景记	183
南雁荡山游记选	199
南雁荡山诗选	212
文 献	251
南麂列岛自然概貌	253
海洋生物	256
风景名胜	264
开发与管理	271
南麂岛诗词选	273
文 献	276
后 记	277

第一部分



散文

壮丽名山埋忠骨

——瞻仰刘英烈士陵园墓

永康方岩，多么令人魂牵梦萦，刘英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捐躯就在那里，也是他的陵墓所在地。少年时读过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的游记《方岩纪静》也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不知多少次，从浙南到金华，中途想停下来瞻仰这个壮丽名山埋忠骨的地方，但都是来匆匆，去匆匆，没有去成。每次只在车近方岩时，凭窗遥望，托一朵白云捎去崇高的敬意和深长的怀念。这次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给我一个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假期。我得以专程前往，偿了夙愿。

在永康到方岩的汽车上，大半是去游览那个名山的。有几个老大娘携着盛有香烛的篮子，去朝拜“胡公大帝”。还有的是从外地回家的本地人。我坐在窗边，一直注视着窗外的一切，“同志，你是从哪里来的？去看风景吧？”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伯伯朝着我问，看来他已上六十了。

“从平阳来的。”我点头微笑，没有否定他的猜测。

“平阳离这里很远，归温州管吧？你这次到这里来，可别忘了看看刘英同志的陵墓。刘英同志曾在你们那边领导打游击……真了不起。”

“抗日战争时期，刘英同志为了隐蔽身份，从事革命，还在丽水开过兴华百货商店呢。”老伯伯刚说完，又从后排传来丽水的口音。

车子进入方岩境内，幽静极了。尽管汽车前进时发出的噪音相当大，在车里却清晰地听出大家共同叙谈刘英同志战斗历程的声音。从江西组成红军到被捕，从温州又转到方岩国民党省政府临时省会的监狱，受尽酷刑，英勇不屈，最后光荣牺牲……说到这里，老伯伯满脸皱纹紧锁。感叹一声：“唉！太可惜了。刘英同志真是文武全才。听说刘英同志能用左手打枪、写字。他带领的红军战士个个会飞，你说有没有这个事？”

我回答：“听说他的右手是在潭家桥战斗中打坏了的，所以用左手打枪、写字。在我们那边也普遍传说红军会飞。大概是民国二十五年吧，红军攻打国民党兵驻扎的矾山工会所时，红军不用梯子，攀上了很高的二楼窗口。这是一位亲眼看到的人对我说的，我想，这就是飞吧！”

“对，对，这就是飞。如果不是飞，怎能推倒三座大山？党领导我们搞四化也就是飞！”老伯伯讲得很自信，大家都听得入神。

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车子人，邂逅相逢，一谈起刘英同志，竟谈得那么热烈，那么真挚，那么深情。这时，我仿佛有一股激流在心头冲击。车到站，住进一家旅馆，一刻也没停留，就顺原公路倒走约一华里，到了刘英同志的陵墓。

陵墓就在公路旁的小山坡上。我怀着虔诚的心情缓步走上去。路旁有浙江省人民政府1981年4月13日，把它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登上宽阔而整齐的石级，有几个石工正在凿磨、衔接石栏杆。铁锤、铁钻叩击岩石的叮当声，在深幽的山谷中格外悦耳动听。陵墓正在重新修建，比原来的规模大得多了。原来的陵墓就在左下方很近的山坡上，右边有与刘英同志同时牺牲的特委书记张贵卿同志的陵墓。现在也移在重建陵墓的右边。

刘英烈士墓的样式跟岳坟差不多。均匀的方块石砌成大圆形，绕一圈要几十步，顶上盖着细软的土壤。这宛如祖国母亲的胸怀，烈士正在怀中安息。在温煦的阳光照耀下，热气腾腾，待来春必定是芳草如茵。墓前是庄严高大的长方形石碑，碑文按我国传统习惯，从右到左竖写：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书记

刘英烈士之墓

1982年5月重立

我脱下帽，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苍茫的暮色，缥缈的云烟，把我引进沉思的深渊里——

远处，有一位革命者，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从五峰书院那边走过来了，步履十分艰难，像一座山峰在移动。铮铮的镣铐声在山谷中回荡。他，面容消瘦，颧骨稍稍突出，两道眼光如利剑，似在劈开路上丛生的荆棘，我认真地思索，思索，终于认出来了，他就是一九七七年我在南昌革命历史纪念馆里见到的刘英同志。他怎么会在这里受折磨？这座宋代建筑的书院，在平地突起的桃花、瀑布、覆釜、鸡鸣等五峰环抱之中。原是历代名人学者讲学之处，怎么会干出那么野蛮的勾当？历史老人告诉我们，那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省政府从杭州迁到这里，从此一切受到污染。山不绿了，水不清了，空气也浊了。此刻，刘英同志正饱受那些野蛮人的“优厚待遇”，从黑夜走向黎明，从昨天走向明天！

朔风从高达万丈的悬崖上刮下来，所有的树木都弯了腰肢，发出雷霆般的呼啸声。我问陵墓旁的松柏、杂树：“你们是向烈士的碑石敬礼，还是对强大的风暴

表示畏缩？”古松摇摇手，红枫默不作声。只有墓后那株壮年的大柏树对我说：“我们是代表人民的意愿，在这里护卫陵墓，护卫两颗永远殷红的心。四十年前的一个黎明前的黑暗，两位革命者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点血。宅六村农民程兆修等人悄悄地将烈士的遗体埋在这里，将我移栽在这里，当时我还年幼，叫我永远站立在这里，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要嘱咐后代：先烈的血是怎么流的，革命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柏树这席话，使我肃然起敬。我在心里说：“柏树同志，你太辛苦了。风风雨雨几十年，你显得苍老了。愿你万古长青！”1969年党的生日。有一对服饰朴素的青年男女从杭州来到这里。在烈士碑前默哀。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远远地超过了往常的默哀时间；接着这对青年紧紧地握着手绕墓一圈，深情地凝望着墓碑，久久地在墓地上留连。他俩倾心畅谈了婚姻，家庭、社会、理想、前途……然后每人各摘了一朵粉红色的山花，男的把它插在女的鬓发上，女的把它插在男的胸袋上。这对青年男女是在烈士墓前举行了最严肃、最隆重、最有意义的婚礼。这位男青年身材长长，额角宽宽，两颧高高，嘴唇厚厚，真像刘英同志。对，他就是刘英同志光荣牺牲后的第三天，即1942年5月20日出生的遗腹子刘锡荣。锡荣一坠下地，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母亲丁魁梅同志既要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又要抚养小孩，但得到了人民的关心与爱护，这颗幼苗终于成长起来了。这一天正是他与爱人詹黛薇同志结婚的大喜日子。而母亲正受到林彪和江青的迫害，关进铁窗，无法分享他们的幸福。于是，锡荣与黛薇在默默祝愿自己的母亲健康长寿以后，就选择了这个地点，而且悄悄地来了。

壮丽的名山把所有的自然美都作为礼品，为婚礼增添光彩。陵墓后面环拱的峻峭山峰挂下了翠绿的长帘，缀上了五彩缤纷的山花。瀑布峰的飞瀑和所有山间流泉发出了响亮的鼓乐声。松柏竹排了绿色行列迎风鼓掌。蜂蝶在陵墓周围飞翔舞蹈。无名的野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那山腰崖洞里不知名的鸟儿展翅飞向陵墓，发出“爱——爱——”圆润的鸣叫声……墓碑就是主婚人。锡荣与黛薇在心头记住：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革命故，两者皆可抛。刘英同志生前经常用这首诗自勉，作为座右铭，也用来鼓励自己的战友。主婚人无声地嘱咐给后辈以深刻的教育，永恒的纪念。

刘锡荣同志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在我国大学生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应该施展才华，干一番事业。可是在乱云飞渡的日子里，道路并不是那么平坦。小刘每遭到挫折，遇到困难，他经常是不动声色地去翻翻先烈传记，或来到父亲的墓前，作深深的思考。

1981年深秋,浙闽边界柳家山老区当年刘英同志授意镌刻着“打破旧世界”“建设苏维埃”两行大字的那两株合抱枫红透的时候,温州地、市合并。小刘被任命为市委常委、秘书长。在这以前没多久,小刘刚从省农委调到省人民政府调研室任职。这工作岗位的突然更动,不可能不会使人的思绪里出现波纹。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孩子还年幼,在省里工作并不是不繁重,经常要下基层……但小刘跟过去几次变动工作岗位一样,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一想到这是父亲长期战斗过的、流过血汗的地方,就毅然来了。他在浙南边境的云雾间登过山;在深不可测的雁荡山石门潭潜过水;他到平阳凤卧,省第一次党代会会场聆听过老党员的回忆,到父亲住过的古老的平屋送去了党的温暖。他同老游击队员的儿子,也就是那里的生产队长讨论,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为什么还有不少清瘦的脸孔;他同曾被错贴过“右”字标记的人,也就是如今有名的农技师商议,南来的珍贵果树既来这里安家,能否迅速地繁衍后代,创造财富。路过当年新四军驻温办事处的九柏圆头。他思考了晴朗的碧空是否会有一丝乌云飘过;他从红军曾激战过的飞云江畔归来,跟同志们共同研究了党的政策的春风是否吹遍浙南大地。父亲走过住过打过仗的地方,他都去了;父亲未曾到过的地方,他也去了。他的足迹印遍温州各地,山山水水跟他挺熟悉。他认真督促或亲自处理了雪片般的群众来信;他热情地接待了难以计数的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不同语调的来访者。新华社发新闻,表扬了他的工作成绩,他感到自己很不够,学习更积极,工作更踏实了。有些人对市委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他虚心听取,挺身负责。认识刘英同志的人说:“这个刘锡荣,模样、态度、才干,真像刘英同志。”不认识小刘的人说:“市委那个秘书长,办事认真,讲话和气,没有一点官架子,听说就是刘英同志的儿子!”

我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有灵魂。但此刻我殷切希望刘英烈士的英灵有知:您的儿女,以及千百万的中华儿女,在党的阳光雨露培育下,成长起来了,成为国家的栋梁材。我们一砖一瓦、一栋一梁架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厦将高入云霄。烈士当含笑九泉!

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共和国的大厦是以千百万先烈洒热血的地方为基地建造起来的。先烈就是奠基人,这墓碑就是共和国的基石!

夜色逐渐朦胧,我抚摸着墓碑,感慨万千,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眼前一片模糊。依稀中,我看得很清楚,墓碑正在壮大,正在升高,一下子我就被眼前这巨大的山峰投下的青紫色的阴影所笼罩。抬头仰望,如处井底。这方圆数里的大山峰,全部是赭灰色的方块石构成,没有泥土,纯净得很。真雄伟啊!她绝壁千丈,上突下缩,飞鸟不渡,没法望见峰顶,要登上峰顶,得绕过山凹,攀上步云亭、飞

桥、天门，公路旁的路灯亮了，我猛然大悟：这屹立眼前的擎天大柱就是方岩主峰，刘英烈士的墓碑化进去了。

肃穆峻峭的方岩主峰就是刘英烈士的墓碑，她永远立在浙江大地上，她永远立在闽浙赣人民的心中！

（此文曾刊《浙南火炬》及地方报纸，其中刘锡荣与詹黛薇在文乐陵墓举行结婚仪式那一大为文字曾由《共产党员》杂志录志刊行。）

马头岗散记

初夏，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访问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会址之一——平阳县水头公社凤卧大队马头岗村。

我走在革命前辈们走过的小径上，一颗心早已飞到山顶。

雨后的山峦显得格外清秀。竹林东一片、西一片，山岗上有杉、还有那威武、挺拔的棕榈，有如马头岗人民坚强不屈的性格。

作为省首届党代会会址之一的那幢平屋，共有九间。沿阶是小石块砌成的，前面有矮小的围墙，围墙外是树林子，茂盛的树叶把平屋淹没在绿荫中。平屋的后边有高约三丈的土壁，左右两旁各有两株大松树。党代会的会场之一就设在平屋右边尽头的两间房子里。

我们轻轻地跨过门槛，去瞻仰会场。这虽然是两间普通平房，我们坐在里面，好像身临一个大会堂。陪我去参观的一位老同志说，当时会场布置得很庄严朴素：屋子正中挂着党旗，两旁挂着番薯丝竹帘，上面贴着彩色的标语。前面屋下挂着一条红色的长布，下面悬着几盏纱灯。在会场里，我倾听着老同志谈这里革命斗争的历史，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领导群众英勇斗争的故事，以及当前生产大跃进的成就，人们对未来的理想。我仿佛听到刘英同志在作报告，听到会场里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如风暴卷过山岗。

刘英同志经常住的地方是平屋左首第三间的后半间，那里布置得简洁，阳光从一个小的有着木栅的窗子照射下来。

靠窗摆着一张桌子，当年刘英同志就在这里阅读文件，写报告、指示，指导革命斗争，接待来自全省各地的革命同志。刘英同志睡过的一张大木床，油漆虽然剥落了，却仿佛发着红光。住在这里的一位鬓发雪白的老大娘说：“那时候，刘英同志整天忙着干革命，不是在山上跑就是坐在桌前办公事，一夜到天亮不知道睡了两更天没有。有时他和几个陌生人，就团团坐在这睡床上，挂下布帐门，开起会来。”

我小心地掀开布帐，一个胖孩子正睡得香甜。正是刘英同志和无数的革命同志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今天，我们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才能睡得这样安

稳,看现在,展望将来,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以及千万代的人,该是多么幸福啊!

马头岗山背后的悬崖间,有好几个石洞。人们叫它“虎洞”,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有没有藏过老虎。洞很深,洞口长满荆棘,绿油油的。这是天然的,里面藏过枪支、子弹、文件、书报等军用品和宣传品。有时也隐藏过革命同志。据说,有一次,龙跃等六个同志正在村中工作,国民党反动派部队突然包围了村子,龙跃等六个同志便藏在石洞里。敌人搜查不到,只得夹着尾巴走了。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人民掘进“虎洞”、发现了一些腐烂了的书报和生了锈的武器,还找到了一个望远镜。有位老大爷拿起望远镜一窥,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宝物’看得真远。正因为过去那些老革命同志戴着望远镜看得远,所以天大的困难也不怕! ……”

附:此稿是“文化大革命”前寄给《浙江日报》副刊的。当时已发排,拿出校对稿。适我到浙江日报社,在排字房里碰到刘耀林同志,他胖大的身驱消瘦了许多,拉着我的手,走到排字房的一角,悄悄地对我说:这几年我吃尽苦头,你那篇关于马头岗的散文发不出去了。他愁容的眼眶里涌出泪水。这是五十年前的回忆,如今校对稿上看到刘耀林先生改动的笔迹,似乎再现了他形象。刘先生作古已有十多年,在文选集里刊发这篇散文,也算是一种纪念。

温州先贤刘公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万众欢腾，平中师生做了一头大狮子参加庆祝大旅行，意味着睡狮醒了。泮池里放着一只从日军手中夺来的小汽艇，任同学们泼水嬉戏。在经济极其困难的状况下，修理了被日军洗劫过的校舍，重整了操场、校门，还盖了一座横直颇长的“7”字形平屋作教室与教师宿舍。教师宿舍的方格窗糊着白纸挡风。这些都在校长沈乃昌与姜存松交替前后进行的，乡贤们酝酿已久拟建刘公祠也同时提上了议事日程。

刘公绍宽(1867—1942)，字次饶，晚号厚庄，出生于白沙刘店里第，少年住张家堡(今属苍南县)后移居平阳县城西门。刘公系一代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考据学家，又是卓有贡献的教育家、方志学家，著有《厚庄诗文集与续集》《东瀛观学记》，编纂《民国·平阳县志》等，更可贵的是刘公的日记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搁笔距公逝世仅一月零三日，此珍贵的文史资料与精神财富，用十行载缮写，计4086页，装订为40册。一直致力研究刘公之平阳县志常务主编、学者陈镇波等选编了《厚庄日记选编》计十册刊行，选编其重要日记、论文并撰了刘公年谱，由苍南县政协文史委以《刘绍宽专辑》付梓，还写了一些论文在海内外报刊发表。省、市不少专家与学者以及民众盼望刘公日记能全部校注出版。这是后话。

1946年开春，王理孚、杨悌、陈国聪、朱君爽等人发起新建刘公祠，选址就在平中(原孔庙)中轴线最后面的圜丘上。此祠背依凤山，面对龙山，有龙飞凤舞之势，凤山上有许多古老松树，有的达千年以上，松鼠经常在树间跳跃飞窜，碧空不时可见鹭序雁行，有时成群的白鹭、苍鹭或灰鹭在高的松树上栖息，树林间还有苍鹰、鹞鹰、山雀等许多鸟类。一到深夜，可闻夜鹰、蛙鼓、淙淙流泉伴奏的乐曲。凤山之麓有七弦溪，昔日皆有石碑标明，就在刘公祠址正后方墙外有一泓清冽的泉水，时任县长徐用镌石为“圣泉”。

登上凤山，左望东海，右接南雁，气象万千。正前方，“文笔题诗天作纸”的文明塔就在眼下，超越一线之隔的鳌江，可望刘公的故里、故居，那是刘公之诞生地。龙山之东，阳奥山麓是刘公的陵墓，刘公之归葬地。建祠前四年，刘公的葬

礼颇为隆重哀荣。直至二十多年前，刘公之后人修缮了墓地，还举行祭奠仪式，张鹏翼、王建之、张和光诸长辈皆去瞻拜。

在这么一个优美环境中建造刘公祠是十分恰当的。为了建祠，不少人慷慨解囊。王理孚资助七百多万国币，还让其子王小同帮助施工。整个建祠工程由时任平中校长的姜存松负责。

姜存松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曾在《东南日报》当过编辑、省教育厅任过职。为人忠厚，有点口吃，不善于演讲。但在他挽黄群联“亲言论风采，转瞬十年，追思黄浦从游，犹记春风频沐我；有经济文章，自足千古，报道四川迎棹，好分明月送归魂”中，可看他交游较广，有一定才气。姜存松系刘公女婿（原配夫人刘蕙，有《刘蕙遗墨晚晴集》行世），因而格外尽心尽力。常见他从朱熹题匾之明伦堂边西侧室即当时的校长室走出来到刘公祠工地，跟施工的工人谈些什么，有时也跟课余的教师在议论什么。有一个星期日，笔者坐在刘公祠前面的原学官祭礅盘迭为底座上架一方大石碑上看课外书，看见他悄悄地将零散在地的青砖一块块拾起来，拿到刘公祠工地脚手架下的砖堆里。他穿着灰白色笔挺的西装，随即到明伦堂西边墙外的厨房洗了手，乃回校长室。当时平中师生对建设刘公祠都十分高兴。刘公的门生时任教师的张鹏翼更是呵呵大笑，还与同学讲刘公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他说，刘公修县志时，我只二十几岁，我站在桌旁看。道德文章做到刘先生那样确实不容易！

初建成的刘公祠，三楹，中堂很宽，很高敞深邃，实际是个大厅两边是二层有小梯通上去，皆木构。祠顶盖灰瓦，四角稍翘两个长方形的窗棂。其余都放单窗。此祠形制正合刘公高尚风骨、爱国忧民、勤奋治学、敬业乐教之矜式。

1947年，青砖结构的刘公祠粉刷一新，筹建过程中一直称“刘公祠”，此时改为“刘公堂”。据余益龙、方作民、吴家枫等同学的共同回忆，当时中堂悬挂刘公遗像，前有供祭祀的长桌，桌上有牌位、烛台、香炉，侧室还藏有刘公的著作、其他地方文献及许可赠送的“万有文库”等图书。落成典礼那天，仪式颇庄严肃穆，到会数百人，人群一直排到祭坛那两株开淡黄色花、结荚果的皂荚树。刘公门生马星野、金嶠轩等人也来了。会后留影纪念。随后每逢清明，都有不少人前来瞻仰祭祀，有的在像前行三鞠躬礼，有的在神位前三拜九叩，有的长辈或学子还撰写追思刘公的诗文联语。梅冷生追思悼念的对联，较具代表性。录如下：

戴山讲学，原父传经，记从慎社抠衣，茅塞独渐津逮者；

七略区书，三长综擅，私幸籀园掌录，芸编犹见典型存。